

## 话语政治

## 叙利亚危机的媒体话语与话语政治分析\*

唐青叶

摘要：叙利亚危机持续三年多，受到了全球媒体的关注。本文以叙利亚、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四个国家主要媒体2013年8月至11月对叙利亚危机的报道为语料，从话语分析和话语政治视角探讨话语选择背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动因，考察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媒体如何从各自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同一社会现实进行不同的话语建构，从而揭示出同一事件蕴藏的媒体话语之间的博弈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本研究是基于五层次话语政治分析框架的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可以为中国政府的中东战略和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参考。

关键词：叙利亚危机；媒体话语；话语分析；话语政治

作者简介：唐青叶，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及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200444）。

文章编号：1673-5161（2014）05-0064-17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YY085）的阶段性成果。

## 一、话语、权力与意识形态

话语具有社会建构功能，作为社会实践和行动的方式，通过构筑各种社会秩序型塑社会，同时又被社会型塑。批评话语分析以媒体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

---

N.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New York: Longman, 1995, p.8.

象,认为话语是有系统组织起来的,反映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这些集团描述、限定并控制话题。奇尔顿和沙夫纳(Chilton & Schaffner)强调语言的四个策略性功能:强迫,抵制、反对与抗议,掩饰,合法化与非法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语言的功能不仅仅在于表征社会现实,同时也建构一种新的政治现实。

话语体现权力关系,权力建立在对有价值的社会资源优先获取基础之上,这些资源包括财富、收入、位置、地位、势力、群体成员关系、教育和知识。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也拥有更多的说服途径,这些途径可使他们为了自身利益改变他人想法。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霍尔认为,用符号表征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直接过程,而是按自己利益赋予抽象意识形态概念以具体形式的过程。这使得意识形态物质化和自然化,体现高度的政治性。话语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不是直接关系,以人的认知为中介,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体现在微观语言层面,在话语中生产、再生产,并被合法化为构建社会实践的资源。德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语言是各种社会规范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统治与社会权力的媒介,它使组织化的权力关系合法化,在公民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中,话语成为推动合法化的力量,维护价值及规范。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权力,即软权力,可使某种行为合法化。政治家们善用话语资源、话语修辞为暴力和战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正名,使得暴力行为被认为是必要的。话语合法性是指用解释或证明社会活动的言语为过去或当前行为提供充分理由或可接受的动机,说话人或作者为了使受众信任某话语而采取的各种手段,阐释了行为以及选择这一行为的原因,合法性话语策略有几种方式:其一,借助价值观,用道德评判意识形态:当今东西方的最大冲突是意识形态冲突,是一场针对统治模式和价值观优越性之间的竞争,意识形态的争夺成为各国攫取

---

P. Chilton & C. Schaffner, "Discourse and Politics," in T.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7, pp. 206 - 230.

T.A.van Dijk, *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3, p.110.

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8页。

J. Habermas, "Law and Morality," in S. M. McMurrin, ed.,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Vol. 8),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88, pp. 219-281.

P.Bourdieu, *Language & Symbolic Power*, 6th edn (trans. Raymond G and M. Adam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5.

T.A.van Dijk,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London: Sage, 1998, p.255.

J. Oddo, "War Legitimation Discourse: Representing Us and Them in Four US Presidential Addresses", *Discourse and Society*, Vol.22. No.3, 2011, pp. 287-314.

形形色色国家利益的一种政治手段；其二，借助权威使某一决议得到该领域权威专家的支持，这些权威专家包括拥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地位和教育背景的西方新闻记者、战略家、评论家、政客等文化精英；其三，假定对未来构成威胁，因而需要采取即时行动；其四，利用强势话语权设定话题和话题框架，把社会行为者进行群体分类，区分“我们”与“他们”，通过正面的“我们”来表征负面的“他们”，是群体类化和符号化过程。

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转向旨在从话语的角度揭示语言使用体现的权力，话语权通过何种形式表现出来？有话语权的人如何操纵话语？如何通过话语来达到他们的各种目的，进而影响公众的社会认知？鉴于世界观、价值观、国家利益、文化以及双边关系的差异，对于同一事件新闻媒体有不同的解读。媒体新闻在表征文化、政治和人类社会生活方面十分重要，在与国家或重大事件议程相关的社会思维建构、知识传播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新闻媒体既是社会互动、意识形态建构的场所，也是社会互动、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新闻话语在承载事实基础上总是不可避免地承载着记者和媒体的倾向。媒体话语分析能揭示话语修辞手段如何对社会事件定义，做出诠释，并影响人们对某个话题的理解。当今区域危机和冲突事件涉及大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和主导权的争夺，各国媒体话语维护着各自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反映了国际新闻报道的三大框架：意识形态框架、利益竞夺框架和本属于“意识形态框架”内而被特别渲染的“人道主义框架”。作为社会学概念，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让其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基于整体性的思考，是认识、理解和标记周围事物的解读范式。新闻传播中，框架就是选择与凸显，即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借助标题、导语、引文和重要段落等形式，通过选择、强调、排除、增加等方式

---

Li Juan, "Transitivity and Lexical Cohesion: Press Representations of a Political Disaster and its Actors",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42, 2010, pp. 3444-3458.

T.A.van Dijk, "Discourse Analysis as Ideology Analysis," in Christina Schaffner and Anita L. Wenden, eds., *Language and Peace*,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 pp. 17-33.

R.Fowler,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1991.

N.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New York: Longman, 1995.

T.A.van Dijk, *Racism and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1991.

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3页。

E. Goffman, *Frame Analysis*, Englewood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4, p.1.

做特别处理，宣传和推广特定问题的定义、归因推论、伦理评价和解决办法等。

话语的意义通过框架体现出来，每个国家的话语体系都有独自的概念、逻辑、社会基础以及有利于自己的话题框架，媒体话语框架的有效运用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媒体话语能力。一个国家如果能够使用好语言，建立和发展自己的话语体系，经过一定的社会化过程使其他国家比较自然地接受，并改变对自己的认知，语言就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话语政治分析框架

媒体话语的框架设定主导国际新闻传播中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譬如：报道对象的表征、叙述话题和主题的框定、叙事风格的择取等都折射出媒体视角，导致某些新闻信息被前景化，某些被背景化，前景化信息在背景的衬托下得以突出或强调。不同媒体解码同一新闻事件的背后是对事件的界定、话语的主导和政策的制定，体现不同价值观、核心利益、意识形态的冲突。解码媒体话语和话语政治可从五个层面着手，由低到高具体分为符号媒介层、形式层、意义层、语境层、意识形态层。

符号媒介层是话语政治的传输媒介及载体，如文字、声音、身体语言以及交际时所借助的物质工具；形式层是符号的组合方式，有“横向组合”、“纵向聚合”和“内外嵌入”多种组合方式；意义层是指各种符号资源在话语中所产生的概念、人际和语篇意义；语境层是多种符号意义生成的环境，其本身也是一个社会符号系统；意识形态层统摄其他四个层面，制约着其意义的生成。语言和非语言符号都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它们对现实的表征以人的认知为中介，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特定视角，能使许多政治行为合法化，从而影响读者或听众，对其实施操控。五层次分析框架是话语政治各层次及其相关媒介的集合，每一层实现一种相对独立的功能，第一层是底层，属基础层，第二至第五层是应用层。该五层次分析框架的实践意义在于通过对语言、非语言符号、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多维分析，透视话语的建构和社会实践功能，揭示话语选择背后的权力

---

R.M Entman, "Framing: Towards a Classification of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 4, 1993, p.52.

孙吉胜：《跨学科视域下的国际政治语言学：方向与议程》，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第16页。

唐青叶：《话语政治的分析框架及其意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1~102页。

和意识形态动因。

### 三、叙利亚危机的媒体话语及话语政治分析

叙利亚危机持续三年多，受到了全球媒体的关注。由于诸多条件限制，本文仅以美国的《时代》(Time)周刊、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时报》(The St. Petersburg Times)、中国的英文版《中国日报》(China Daily)以及叙利亚的《叙利亚时报》(The Syria Times)网络电子版为研究样本，以Syria和Syrian为关键词对这四大报纸在2013年8月1日至11月30日这一时段有关叙利亚危机的报道进行检索，以此为语料，从语言符号的选择、话题的框定、主题意义的表达、社会历史语境的再现以及意识形态的竞争等方面探讨叙利亚危机，阐释四个国家的政治倾向性、意识形态特征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揭示同一事件背后各国媒体的话语博弈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格局。

#### (一) 语言符号选择的对比分析

语言符号是一种意义潜势，是经验识解和表意的资源，话语就是意义潜势的实例化。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符号意义潜势的选择不是任意的，“选择就是意义”，用什么样的语言符号来表征其言说对象具有理据性，对于同一个客观事物，不同的语言符号表达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并演绎出不同的组合规则和行事逻辑。所以每一个不同的命名或称呼不仅简单地地为某个事件或现象提供一个标签，其背后都有一整套理念和价值观，表征着一套不同的关于被表征者的话语系统，建构了随后的规则和行为。因此，命名权规定着接受方的行动，影响着公众的社会认知和价值判断。对报道对象的命名表征通过语言符号的选择实现，媒体通过选取或拒绝某个（些）语言符号，能够强化主题，凸显报道对象和塑造媒介形象。人们通常用积极符号对我方做积极表征，美化自我，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着有利于我方的意识形态；运用消极符号对他者做消极表征，尽可能丑化或弱化他者，“他们对属于自己群体的人像黄油和蜂蜜一样亲切甜蜜，而对不属于自己群体的人却唯恐找不到足够刻薄和尖锐的语言”，在话语实践中形成群内偏好（ingroup favouritism）和群外敌意（outgroup hostility）的对立策

---

M. A. K. Halliday,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p.128.

[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管健、高文珺、俞容龄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6页。

略。积极符号和消极符号又称为合法性符号和非法性符号：用特定褒义或贬义的语言符号不动声色地肯定或否定所描述的新闻事件和人物，而判断的标准是西方的价值取向。

西方对中东的干预是通过话语引导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就是其构建的带有强烈西方价值导向的语言符号。从冷战时期开始，叙利亚就被烙上了“麻烦制造者”，而今天在美国外交话语中被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和“流氓国家”，是中东地区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反美轴心的中枢，反美势力的刺头。2011年7月，美国宣布巴沙尔政府为“非法政府”，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渲染叙利亚政府屠杀平民，指责巴沙尔政权独裁专制，已经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美国认定叙利亚政府使用化武超过其设定的“红线”。所以，美国《时代》报道中，把叙利亚内战指称为“叙利亚叛乱”(Syrian insurgency)，把叙利亚政府及其总统称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政权”(regime、the regime of Syrian President Bashar Assad)、“俄罗斯的亲密盟友”(a close Russian ally)、“阿萨德支持者”(Assad supporters)；反对派被指称为“反对者”(opposition)、“叙利亚反政权积极分子”(Syrian anti-regime activist)、“(极端)叛乱团伙”(rebel groups、extremist rebel groups)。常用 ruling 和 regime 这两个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暗指政府是独裁政权，在舆论上对巴沙尔政权进行“妖魔化”，以向其输出西方民主。

在叙利亚，伊斯兰力量政治上崛起，需要得到正名，使其合法化和政党化。《叙利亚时报》中的自我指称为“叙利亚领导者”(Syrian leadership)、“叙利亚阿拉伯军队、我们的人民”等(Syrian Arab Army、our people、Syrian government、Army units、Syrian Army、the Syrian Arab Forces)，将那些被武装恐怖团伙杀害的军警和民众称为“殉难”(martyrdom)，指称“我们”的行为时用积极动态的词汇，如“进步”(progress、advancement)，以“我方”做句子的主语，反对派和恐怖分子做句子的宾语，常用的谓语动词有“控制、镇压”等(control、crack down on、battle、wipe out、destroy、defeat、smash、crush、strike、

---

T.A.van Dijk,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in R. Wodak and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2001, pp. 95-120.

Jaap van Ginneken, *Understanding Global News*, London: Thousand Oaks: Sage, 1998, pp.22-40.

孙有中：《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李伟建：《中东变局中的国际话语权竞争及对中国的启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3期，第72页。

knock out、cleanse)。指称恐怖分子时用“恐怖者团伙”等 (terrorists' groupings、terrorists、opposition、gangs、terrorists' dens)，把他们的行为指称为“杀害、犯罪恐怖行为”等 (martyr、the criminal acts and terrorism)。同时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某些国家、世界邪恶力量”等 (certain countries、the forces of world evil、Western countries、some states、great colonialist states、Western policies in this region)。其报道框架是捍卫巴沙尔政府，将美国的武力干预定义为“西方侵略”和“对主权国家使用武力”，指责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的言论是“公然干涉叙利亚事务、侵犯叙利亚人民自我决策的权力”(a blatant interference in the Syrian Affairs、infringement on the Syrian people'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Kerry's Statements Blatant Intervention in Syria's Affairs 03 Nov. 2013)，大量使用感情强度深的词如“侵略者”和“捍卫主权”定性美国动武，一方面激起国内民族情绪一致对外，另一方面将美国置于道德天平的下端，博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对美国施加舆论压力。

俄罗斯媒体承认巴沙尔政府是合法的，把叙利亚政府指称为“阿萨德”等 (Assad、authorities、Syria)，称叙利亚反对派为“伊斯兰极端分子、西方支持的叛乱者”等 (Islamic extremists、Western-backed rebels、anti-government forces、radical jihadi、rebels、the Syrian rebels、the Syrian opposition、the opposition、activists、unidentified snipers)，用“瓦哈比教派”(Wahhabist)指称伊斯兰极端分子；把西方国家称为“西方大国”(Western powers、the West、the Western countries)；将美国的武力干预称为“侵略”(aggression) (Russia Must Stop U.S. Aggression Sept. 26, 2013)。使用强烈感情色彩的修饰性语言和积极词汇高度赞誉总统普京的外交能力：“普京，阿萨德的坚定盟友”(Putin, a staunch Assad ally) (World Leaders Fail to Find Consensus on Syria Sept. 11, 2013)、 “俄罗斯的重要外交成就、俄罗斯外交的成功”(a major diplomatic achievement by Russia、a success of Russian diplomacy)(Russia Sees Victory in UN Syria Resolution Sept. 30, 2013)；俄罗斯媒体把总统普京反对美国对叙利亚动武称作是strike (打击)，有意思的是，strike也被用来指称美国及其盟国支持的军事打击(military strike)，同一个语言符号分别用于对立的双方，其话语策略以牙还牙，话语意义耐人寻味。

---

参见：<http://www.sptimes.ru>. The U.S. president met perhaps the most fervent resistance to a strike from Russian President...Emphasizing the fractured nature of the world's top powers on the issue, Putin listed which countries supported and opposed the U.S. proposal of a military strike. (World Leaders Fail to Find Consensus on Syria Sept. 11, 2013)

《中国日报》对叙利亚冲突双方的表征比较中立。用“叙利亚政府”等 (Syrian government、Syria、Syrian President) 指称叙利亚当局,承认其合法地位,其对立方指称有“反对派”等 (the opposition、Syrian fighting parties、Syrian rebels、rebel fighters、rebel forces)。对叙利亚危机事件的指称折射了中国媒体谨慎的态度,如用“中东巨变”、“中东动荡”、“中东乱局”来表征阿拉伯世界的这一变革运动,后来用“中东剧变”或“中东变局”这样更不具立场的语言符号来特指这一事件。

## (二) 话题的选择与主题意义的表达

各种符号资源表征人类各种经验、言说者的身份、态度、动机及其对事物的判断、评价等。媒体话语主题是对新闻主要内容的提炼与概括,反映了报道的侧重点。在国际关系紧张尤其是国家利益严重冲突时,政府、媒体与公众都表现出一种共识,即不再秉承新闻客观和公正原则,而是与政府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和国家利益至上,这无疑影响了媒体在国际报道中的报道角度、内容和主题的选择。通过分析事件本身的进展以及各方的反应与评价,关注媒体对事件的看法及事件性质的界定,可以看出媒体的国际影响力、国际舆论的引导力及其主导性地位。在2013年8月至11月这段时间里,各国媒体以叙利亚正在发生的冲突、化学武器的使用和国际法为主要话题。

以双方冲突为话题的媒体话语中,《叙利亚时报》在表征战争时,把“我方”信息前景化,对方信息背景化;强调“我方”好的、对方坏的信息,弱化“我方”不利的、对方有利的信息,尽力宣扬战争的胜利以及敌对方的损失和伤亡,给出敌对方伤亡的准确数字,但对“我方”的伤亡避而不谈,这说明政府军在当前局势中占优势,在战场上取得了明显进展;战事胶着阶段人道主义问题突出,叙利亚媒体用人道主义框架,以人权为主题,突出平民、妇女、儿童受到的伤害;在新闻话语中使用主动语态、被动语态指明反对派是伤亡的责任者,构建了一篇篇针对西方干预和恐怖的反恐话语,积极宣传反恐主张。

叙利亚的最大诉求是改革,但美中俄报道很少涉及这个民生问题以及正在

---

柳莉:《叙利亚危机与中东格局演变》,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第83页。

李伟建:《中东变局中的国际话语权竞争及对中国的启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3期,第78页。

严怡宁:《影响国际新闻报道的因素》,载《江淮论坛》2007年第5期,第125页。

参见:<http://www.syriatimes.sy>. 8 Citizens Martyred, 2 Women Abducted in Salamiya (08 Nov. 2013), Armed Forces Control New Areas in Damascus and Aleppo (13 Nov. 2013)



发生的冲突事件。中国报道也遵循人道主义框架，如提供援助等，但缺乏叙述性的事实类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接近信息源的机会比较少，真正前往战区，亲眼目睹事实真相的记者寥寥。美国媒体指责叙利亚政府对民生问题冷漠、拒绝人道主义援助，不断塑造巴沙尔的独裁者形象，丑化叙利亚，其用意是促使叙利亚政府陷入合法性危机，为西方政府和媒体、人权组织制造谴责寻求公道的借口，为其军事介入正名，便于公开插手干预叙利亚问题。美国媒体在话语策略上避免深度介入，主要采用人权、人道主义框架，反复报道人道主义灾难，大肆渲染饥饿、死亡、战争中的难民以及儿童、妇女恶劣的生存状况。

以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为话题展开对叙利亚危机的报道，把叙利亚危机上升到法律约束层面，但各国媒体对国际法的认知存在差异。西方国家干涉叙利亚的最终目标是要强行推翻叙利亚现政权，建立新的亲西方政权。这种强行更迭别国政权的做法违背国际法，因此，美国媒体较少提到国际法，俄罗斯、中国则多用国际法作为评判准则，叙利亚媒体则称向反对派提供武器违反国际法。

中俄媒体坚持捍卫国际法地位，把国际法作为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依据，但在话语表述方面有不同的话语效力。俄罗斯明确地将美国绕过联合国对叙动武定性为“违反国际法”，武力推翻一国政权的行为缺乏国际法理依据，并可能导致化学武器的扩散和恐怖力量的猖獗。俄罗斯努力占据道德和法律高地，从话语修辞上塑造了国际法的坚定捍卫者形象。俄罗斯媒体称“不是为了保护叙利亚政府，而是为了保护国际法” (Putin Relishes Role as Syria Peacemaker Sept. 13, 2013)。《中国日报》反复强调中国坚持《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叙利亚人民自己的愿望和选择，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中国是在真正维护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定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捍卫的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

叙利亚问题错综复杂，化武问题只是叙危机中深层次问题之一。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相互指责对方使用了化学武器，而美国认为叙利亚政府使用了化学武器，声称要对其进行武力打击，俄罗斯则坚决反对武力干预。不同国家的媒体对使用化学武器事件给予了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的关注。从报道数量、多样性以及报道语言的精细度上看，各国在 2013 年 11 月以化武事件为标题的新闻

---

参见：<http://www.time.com>. Forget Chemical Weapons. Assad Regime Uses Starvation as Tactic Against Rebels (Oct. 07, 2013)、New Concerns About Access For Aid Groups in Syria As Winter Bites (Nov. 29, 2013)

吴思科：《西亚北非剧变与世界新安全观的构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7 页。

最多，报道比较均衡，各国借此申诉自己的立场。美国媒体认为叙利亚现政府侵犯人权，依然采用人道主义话语框架，并提供了大量有关销毁化武的行动细节，说明其掌握了信息来源。虽然美国在叙利亚化武问题上妥协于俄罗斯，但仍然掌控国际舆论和话语权，在销毁化武问题上不断制造舆论和设置相关议题，引导局势走向，维系其国际事务主导地位。但鼓吹军事干预的报道并不多，在话语策略上将武力干预定性为“对恐怖主义的军事打击”，这一事件定性框架倾向于为国家利益正名，但军事行动也是“引而不发”，这可能比实际军事打击更有效。

《中国日报》的报道主题比较单一，9、10月份对叙利亚化学武器的报道数量和频次明显多于其他报道，新闻标题中大量使用“联合国、阿萨德”等词汇(UN、Assad、Russia、China、Chinese Experts、Putin、Obama、US)。

美俄一番博弈达成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协议，“化武换和平”似乎已将危机画上了句号，包括中国、法国、英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均表示欢迎。应对叙利亚危机，俄罗斯的策略是：首先联合中国阻止联合国给美国动武授权，然后警告叙利亚若使用化武也支持动武，再者劝说叙利亚和国际社会合作，最后美国接受俄罗斯的“化武换和平”建议。叙利亚危机最终以谈判和平方式解决，再次阻止了美国霸权主义的扩张，维护了世界和平。

### (三) 社会历史语境的再现与还原

话语政治中符号各个层面的生产、传播、解释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将文本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使之再语境化，可解读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话语事件的历时变化。叙利亚危机是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以来的最大震荡，2010年年底以来，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这些运动倡导者借用网络媒体，公开发起群体性示威游行，其范围广，影响深远，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在此背景下，叙利亚危机有着自身独特的社会历史语境。地区极端组织和势力逐渐向叙利亚渗透并走向与叙政府军的对抗，叙利亚各方深刻对立，反对派内斗不断，背后有不同宗教派别的地区国家角力；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不断发酵，疑似化武袭击不时发生，成为外部势力干预叙利亚冲突的最大借口。叙利亚危机的影响已远远超出本国范畴，不仅成为地区大国争夺利益的战场，同

---

R.Wodak, "The Discourse Historical Approach," in Ruth Wodak & Michael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p. 63- 94.

时也反映出美俄等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博弈。表面上,叙利亚内战体现的是叙利亚内部逊尼派穆斯林反政府力量针对巴沙尔政府代表的什叶派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内战反映了两派背后所代表的外国政治和宗教力量的博弈——伊斯兰逊尼派势力和什叶派势力在整个中东的博弈。沙特和卡塔尔政府是叙利亚境外逊尼派力量最为显著的代表,其他支持者还包括土耳其、约旦、阿联酋等,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欧盟和以色列由于各自战略利益的考虑,也被拉入了这一阵营。伊朗和黎巴嫩的真主党是境外什叶派力量最为显著的代表,中国和俄罗斯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也被等同于支持什叶派的阵营。在大国博弈中,出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较量无疑最主要。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政策分歧明显,其中以巴沙尔的去留最为突出。美国希望改变当前叙利亚政治制度,致力于推翻巴沙尔政权,而俄罗斯则希望维持现状,力挺叙利亚政府。中国政府除了和叙利亚政府保持密切沟通外,还和反对派保持接触,2012年2月,接待了叙利亚反对派“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代表团,同时还派外交官员与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联系,对叙利亚敌对两派进行双边斡旋。中国支持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建设性地多边斡旋,推动政治对话,从2011年10月至2012年7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连续三次行使否决权。中国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叙利亚的内部问题和矛盾应该由叙利亚人民自行解决,在多边平台上发挥着“稳压器”的作用。

#### (四) 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与冲突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时代,经验、道路和模式充满着意识形态论争。如果以“主义”为标签,从十九世纪末起,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三分天下各有其一,这些“主义”言辞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不同国家制度的认知,围绕“制度优劣”展开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与冲突。中美俄是当今世界舞台的主要棋手。美国高唱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以“民主”和“人权”为工具推行霸权,借人道主义推翻独裁政权,建立民主国家。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经历了重建的过程,初期在激进改革派全盘西化思潮的推动下实现社会和国家的非意识形态,之后提出了“民主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形态”,普京时代,又明确提出了爱国主义、强国和社会团结。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是

肖凌:《叙利亚危机的特点、背景及其走向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6期,第69页。

陈贻绎:《叙利亚内战的宗教族群派别冲突状况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6期,第55页。

崔小西:《俄罗斯应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2期,第40页。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23~324页。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叙利亚则属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俄依照《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坚持保护国家主权，维护平民安全，以和平方式解决叙利亚危机，阻止了美国霸权主义的扩张，维护了中俄在叙利益。叙利亚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次巨大冲击，在美国等西方大国霸权话语下，把有效制止叙利亚暴力冲突的意见分歧变成“支持民主”与“袒护专制”、“世界多极化”与“单极化”之间的博弈，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际话语政治和议题设置权为其话语霸权提供了结构性和制度性空间。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维护叙利亚政府的立场上博弈非常明显。在这种社会历史语境下，语言与非语言符号作为话语政治的传输媒介，承载着意识形态。在此，我们基于四大媒体话语探讨各国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与冲突。

### 1.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催生并加剧社会动荡，叙利亚媒体努力构建政府正当性行为形象。

叙利亚立国时是世俗的社会复兴党掌权，强调民族主义，即阿拉伯社会主义，通过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外交上的反以反美和阿拉伯国家的联合构建新的阿拉伯民族认同。巴沙尔上台之后继承了其父的民族主义思想，却削弱了复兴党的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复兴社会主义，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这一时期西方意识形态多渠道渗透，伊斯兰主义和自由主义正好填补了认同的真空，复兴党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自由主义与家族、部落、族群和教派认同相互交织。基于叙利亚国内伊斯兰主义以及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叙利亚时报》明确表达了反对西方干涉、阻止外来干预的强烈愿望，注重官方态度和民间声音的平衡，传达底层民众支持政府、宗教界以及政界人士的声音以及双方对话，一定程度上说明巴沙尔政府有一定的民意基础。

针对美欧国家以“人道主义”名义直接进行政治和军事干预，叙利亚媒体强调民族团结，把反对派和恐怖分子视为这场战争的责任者，应该受到谴责和打击，大力宣传正面形象，以争取更多的利益和同情，构建其政治合法性，也

---

参见：<http://www.syriatimes.sy>. Peace Talks Only Way Out of Syria Deadlock(17 Oct. 2013)、Eradication of Terrorism in Syria is Just Matter of Time(05 Nov. 2013)、Patriarch Lahham: Western Sanctions Are Crime Against the Syrians (10 Nov. 2013)、Syria Will Remain United (12 Nov. 2013)、Patriarch Lahham Condemned Coward Acts Targeting Damascus Civilians(19 Nov. 2013)

参见：<http://www.syriatimes.sy>. Kerry's Statements Blatant Intervention in Syria's Affairs(03 Nov. 2013)、Iron Fist for Eradicating Terrorism Nationwide(15 Nov. 2013)、Syrians Are Able to Rebuild Their Homeland Whatever the Cost is(16 Nov. 2013)、Dialogue Sole Way Out of the Crisis(18 Nov. 2013)、Christians and Muslims, Hand-in-hand, Against Terrorism (30 Nov. 2013)

非常关注其盟友俄罗斯、埃及、伊朗、印度的言论，叙利亚政府积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主动寻找国际社会的支持，对话解决危机。

## 2. 主动设置相关议题，多种声音多元表达，美国注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宣传与渗透。

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战略起源于冷战时期的“和平演变战略”，冷战后则以“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多渠道向发展中国家灌输。“9·11”事件后，中东地区开始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重点。自由主义传统让美国人坚信美国是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权基础之上，有义务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同样的价值观。在报道敌对国家时，意识形态完全支配了美国媒体，敌对国家内部的任何社会矛盾都被看做是该国政治危机的征兆，进而表明该国政府和政党的不合法性。美国媒体很在意它的中东形象和单极化霸权地位，因为美国在叙利亚有广泛的利益，中东动荡，石油就会流向美国，推动其经济增长。从报道策略看，其思辨脉络极具张力；从叙事结构看，讲述方式独特，其起源、历史、起因、益处等环环相扣，形成合力，其目的是推广维护其霸权地位。

通过多种信息来源对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张进行报道，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媒体非常重视对反映他们声音的非主流媒体和网站的报道，它们对中国的报道与评论看似在赞美中国，但实质上是贬损中国的负面评价，如引用*People's Daily*上对美国叙利亚战略的评论：“美国看似非常正义，但是背后却隐藏着动机”、“叙利亚是美国的肉中刺”等，在引用中国媒体报道时常常加上“官方媒体”(state-run media)、“喉舌”(mouthpiece)等修饰语，以质疑这一媒体的可信度，报道最后引用中国网民微薄言论来丑化中国，披露中国遭遇的舆论非议与不满，如：China's View on Syria Crisis: America's "Hidden Motivations" Are Leading it Astray (Sept. 13, 2013)。很大程度上，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只是冷战时期“和平演变”战略的变种，内容更具欺骗性，手段更为多样化，充分利用对象国执政当局的弱势和国内反对派势力，通过非官方渗透和社会舆论压力，放大社会矛盾，操控当地政治走势，使其向着所期待的方向演进。

---

参见：[http://www. syriatimes.sy](http://www.syriatimes.sy). Syria Support for UNESCO Efforts to Achieve Peace, Security, Countering Terrorism (09 Nov. 2013)、Russia Stresses Readiness to Join Efforts to Eliminate Chemical Weapons in Syria(13 Nov. 2013)、Russia, Egypt Say Political Solution Only Way to End War in Syria(14 Nov. 2013)、India Voices Solidarity With the Syrian People(21 Nov. 2013)、Iran's Diplomatic Victory Will Reflect Positively on Settlement in Syria (30 Nov. 2013)

孙有中：《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 3. 多方意见，一种声音表达，俄罗斯积极塑造捍卫国际法、拥护多边机制和坚持公平正义的国家形象。

叙利亚作为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的最后一个盟友，得到了俄的大力支持。叙利亚的政权更迭不符合俄罗斯的军火和能源输出利益，不仅会削弱俄罗斯对欧盟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还会加剧瓦哈比派对俄罗斯高加索民族问题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水平，延迟俄罗斯新兴工业化的进程，动摇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所以俄罗斯从一开始就主张改革、对话和停止暴力，积极倡导召开第二届日内瓦会议，强烈反对西方国家对叙动武，对叙利亚强调若使用化武也支持动武，最终提出了美国和叙利亚都能接受的“化武换和平”建议，有效地化解了危机。俄罗斯媒体自始至终构建着捍卫国际法、拥护多边机制和坚持公平正义的国家正面形象。

俄罗斯媒体新闻标题大量使用“拒绝”、“反对”、“抗议”、“支持”等词汇，明确表达对叙利亚危机的态度，“俄罗斯必须阻止美国的侵略”(Russia Must Stop U.S. Aggression Sept. 26, 2013)，彰显俄罗斯在世界体系中的“稳定器”作用；重视传播官方特别是政界高层声音，通过权威话语，如总统、外交部长直接表达政府立场，提出解决办法，支持巴沙尔政权，表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中的影响力。在反对武力干预方面，坚定批评美国假民主，积极打造公平正义的调解者角色，树立国际多边机制拥护者形象，借用媒体权威人士宣传这一主张，如中东冲突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舒梅林(Alexander Shumilin)的文章“叙利亚危机展示一个日益不相干的联合国”(Syrian Crisis Shows an Increasingly Irrelevant UN Sept. 5, 2013)，俄罗斯网络杂志ej.ru副总编、《莫斯科时报》专栏作家亚历山大·戈尔茨(Alexander Golts)的文章“叙利亚暴风雨之前的平静”(Calm Before the Syrian Storm Sept. 3, 2013)，他们深刻分析了俄美对叙利亚问题的立场。同时，也重视中国的态度，多次直接报道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声音。

### 4. 官方意见，一种声音表达，中国亟待重建一个国际社会认同具有核心价值的对外话语体系。

走向多元化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也呈现多元化。民众、知识分子和政府各有其表现形式，但在媒体层面却有趋同倾向。在叙利亚危机中，《中国日报》呈现的是官方、单一的声音，大多来自新闻发言人，很少提及中国在叙利亚的

---

崔小西：《俄罗斯应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2期，第41页。

参见：<http://www.sptimes.ru>. World Leaders Fail to Find Consensus on Syria (Sept. 11, 2013)、Sco Members Unite Over Syria and Joint Infrastructure (Sept. 16, 2013)

利益诉求,以及在这一地区的国际利益互动,体现了“在叙利亚问题上中方没有私利。任何解决方案,只要能为叙有关各方普遍接受,中方都持积极和开放态度”。中国在安理会投否决票,否决的是对《宪章》基本原则的违反,否决的是外国或国际军事集团对叙利亚发动战争的“依据”,否决的是西方对又一个阿拉伯国家狂轰滥炸的可能,否决的是中东局势由动荡到失控的灾难。但中国在中东实质上已卷入了人权、能源安全以及政治利益等国际纷争之中,中国需要中东稳定,因为对中国而言石油供应至关重要,报道中似乎没有真正体现中国在叙利亚的战略。

《中国日报》按照惯有的国际新闻报道模式,呼吁遵循国际规则,反复出现“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和“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s)这些语言符号,官方色彩浓重,外交用语和辞令较多,如“中国坚持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在这一问题上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愿意在安理会的下一步行动中与各方保持沟通”(China Upholds UN Role on Syria Issue Sept. 12, 2013)、“中国希望禁化武组织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和决议得到有效实施,中国呼吁各方在这一问题上创造有利条件。”(China Offers Help Oct.9 2013)、“中国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尊重叙利亚主权的独立、统一和地区完整,尊重叙利亚人民的意愿和选择,叙利亚的未来应该由叙利亚人民自己决定”(China Calls for Diplomatic Solution to Syrian Crisis Oct. 31, 2013)。《中国日报》大量引用外交部长和新闻发言人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的话语,常常使用非常笼统的模糊外交语表达我方立场:“中国坚决反对使用化学武器,我们希望联合国安理会支持禁化武组织的决议能早日被采纳”、“中国呼吁为化学武器的销毁创造必要的条件,立即结束叙利亚的仇恨与暴力。”(China Hopes to See Early Act on Syria Sept. 28, 2013)另一方面,中国权威专家学者的原创性声音明显不足,很少见到宗教、学术界的意见,在仅发现的少数案例中,其话语也与官方保持一致,缺乏独特的、个性化解读,凸显了区域战略核心观念之不足,这势必减弱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国际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

中国对叙利亚问题被动回应,普适性和公式化的外交话语含糊其辞,表达了一种灵活的立场,但却缺乏建设性,反映出中国的中东战略欠明确,如下例新闻报道使用“如果”(if)条件句,政治腔调浓重,扮演着道德评判者,给人一种置身事外的感觉,显得空洞而不够务实,缺乏修辞效力:“如果所有大国有勇气放下或结束他们的分歧,在联合国框架内携手做出有效的干预,不仅有

陈晓东:《继往开来 共创中阿关系美好未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页。

曲星:《联合国宪章、保护的责任与叙利亚问题》,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7页。

助于终止叙利亚人民的痛苦和这一地区长期以来的动乱，也有助于为将来防止类似的冲突找到新途径，从而拓展新时期大国之间的合作空间。”当然，也有媒体人士对叙利亚问题比较精辟透彻的分析，如《中国日报》驻纽约记者、美国版副主编陈伟华的报道，但这类深度分析和评述并不多。

《中国日报》削弱美国的声音，强化俄罗斯的声音，坚定支持俄罗斯，这反映了中国与俄罗斯存在利益交集区，但自我构建了一个被动的参与者形象：“中国在星期二表达了对俄罗斯把叙利亚化学武器置于国际控制的提议的支持”（Beijing Supports Russian Initiative on Arms Sept 11, 2013）“北京反对使用任何化学武器或外部势力对叙利亚军事干预，支持近来由俄罗斯提出的倡议”（Beijing Hails Russian Proposal Sept 13, 2013）“如‘被邀’中国将派遣专家帮助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应禁化武组织的要求”（China Ready to Assist Syria with Destruc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Sept 24, 2013）。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中国媒体常常使用习惯性话语，致使外界误读：“阿拉伯舆论认为，中国绝对地支持巴沙尔政权，忽视叙利亚人权，进而产生负面情绪”。这也反映出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影响力不足、立场欠明确，国家修辞能力有待提高。近年来，中国面临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和国际话语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话语政治转型，在这些转型尚未完成之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指导的当下，我们需要重建一个国内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具有核心价值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对外话语体系，必须加大对中东地区的关注和引导，积极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和话语政治，提高国际话语权和话语能力。

## 四、结语

不同媒体从各自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利益出发，将叙利亚危机事件置于不同的报道框架，彰显了国际话语的竞争格局：美国用冷战思维关注事件的全球影

---

参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 If all big powers have the courage to shelve or put an end to their differences and join hands to engage i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UN, it will not only help end the sufferings of the Syrian people and prevent long-term turmoil in the region, it would also help find a new way to prevent similar conflicts in the future, and enlarge the room for cooperation among the big powers in this new era.(US Should not Act Rashly Sept.9, 2013)

参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 US Strike is Likely Averted (Sept. 11, 2013)、Deal on Syria is Good News for Obama (Sept. 17, 2013)

李振华：《阿拉伯网络舆情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9页。



响，注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宣传与渗透；俄罗斯强势运作，抗衡西方，以独到之举介入叙利亚，赢得了在叙利亚危机中的战略胜利；中国媒体冷静观察，顺势而为，发挥建设性协调作用，但舆论引导力有待提升；叙利亚媒体从反恐和主权视角聚集战争冲突，表征着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本文基于五层次话语政治分析框架对叙利亚危机的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力求为中国政府的中东战略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当前，叙利亚形势陷入僵局，政府军和反对派无法打破这种平衡，外部也没有深入介入的能力和意愿。美国、欧洲与俄罗斯因乌克兰局势而对立，美欧西方国家无暇顾及，叙利亚的战火似乎遭人遗忘，但国际话语竞争和话语政治的博弈将长期存在。

## The Study on Media Discourse and Politics of Discourse of Syrian Crisis

TANG Qingye

(Tang Qingye, Ph.D,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er for Global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yrian crisis has lasted more than three years, and received the world atten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ata of four media from Syria, US, Russia and China during August to November 2013, explores the power relations and ideology behind the cri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scourse analysis and politics of discourse. It demonstrates how the ideologically different media represent the same social reality out of different stance and interest, which reveals the game of discourse and ideology. This research, being a case and empirical study don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five-level discourse politics, may shed some light on the Mideast strategy of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Key Words** Syrian Crisis; Media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Politics of Discourse

(责任编辑：李 意)